

时光深处的广阳岛

□程华

一株草的尊严

上岛。率先迎我的，是重庆人归为“烂贱”类的草：狼尾草。其俗名更难登大雅之堂：狗尾巴草。

午后阳光斜筛6平方公里的沙洲岛，将岛上有生命无生命的事物都温柔地镀了金。狼尾草结队于凛风中，绿丝般的叶托起毛茸茸的花序，逆光下明暗中有隐隐忧伤氤氲开。

狼尾草簌簌摇曳，碎碎发光，在时空深处链接起眼前与过往，让我眺望到那个遥远的被农田、荷塘簇拥的郊外红砖楼。记忆中一个野性的厂区少女呼啦啦蹦跳起来。厂房数年前已拆迁，我再也回不去了。那些年，故乡的狼尾草太常见，故轻贱。也难怪，西南山地的水土，实在是适合它们生存繁衍的。

随着城市扩张，土地萎缩，狼尾草渐渐式微。此刻亮相，让人恍生故人重返的亲切暖意。这曾遍布田岸、荒地、道旁的草啊，是多少漂泊者乡愁梦境里的常客。

春将盘踞一季的冬驱逐出境，但尚未完全盛放开来。小石径分开瘦草细竹蜿蜒纵深，拽着人在画幅中步步进深。返青的草坪黄绿间杂，阔大如望不到边的绒毯。东一棵西一棵恣意乱长的树让人眼亮。如同一朵花，树也有青葱时节，只是尚未等来绿冠如盖的锦瑟密令。树干多不粗壮，嶙峋粗粝，枝丫虬曲着努力朝天空延伸，勾勒出水墨般的清简空灵。湖泽湿地旁的树更绝，直接“扑通”将身影投入一泓碧水，于是一棵变两棵，两棵变四棵……偏又身姿参差旁逸斜出，远观水天一色，一时难辨何为镜像，何为真实。

太阳又暗戳戳探出云层，恰好就端坐在树梢上，将光芒泼向长江上游第一大岛。

远处铜锣山、明月山与近处浅丘一脉绵延构筑起岛的山脊线。这距重庆主城最近的滨江绿岛，既是顺江下行至三峡的第一道景观，也是沿江而上踏足主城的首要门户。多山临水的重庆，山脉常被江水切割成峡谷，江水入峡前，它叫沱，出峡后则可能形成岛。滚滚长江奔流而过，600多公里江面上，十余个常年露出水面的江心绿岛串成珠链，广阳岛当属个中翘楚。它广阔凹凸起伏兼容并蓄，将山水峡林田溪湖统揽入怀，当仁不让成为重庆典型山水格局之浓缩版。

或许，因它江河环绕的位置足够安全，能帮助生灵有效阻避岸上大型猛兽侵扰？又或许，是它相对平坦广阔，适宜构筑自给自足的江中桃源？有古老传说流传于岛上——与岛西隔江相望的南岸涂山，就是大禹遇见妻子涂山氏之处。之后有古代巴人上岛，以渔为生并建起古滩城池。后者应不只是传说。近年考古掘出的新石器时期夹砂红褐陶花边口岩罐、战国青铜器……诸多远古人类生活以及渔猎文化痕迹，为这座绿岛蒙上了一层扑朔迷离的面纱。

10公里环岛路像米色丝带环着岛的边界蜿蜒舒展。行至东岛头，踩着石阶下行，就踏上了一片沙洲。黄褐色沙土爆开条条裂纹，像极了宋代哥窑器身上的断纹。不知名的荒草自裂纹中探头，顽强伸展着细胳膊细腿。

公元四世纪，广阳岛即留名于史。《华阳国志》载，广阳岛原名广德屿，后因三国时期在其上游铜锣峡设阳关，分取“广”“阳”二字而得名广阳岛。

但广阳岛之所以称为广阳岛，绝不仅仅在于“广”“阳”二字。

有鞋印深深浅浅延至几十米外。沙洲尽头，内河与外河汇合，又相拥着汤汤远去。一艘轮渡慵懒地浮于江面，仿佛随时空静止。更远处山色深墨，渐次模糊成烟云中一抹铅灰。

如果说广阳岛是一艘巨轮，而我就站在巨轮最前端。若说这发现令人惊喜，一蓬蓬芦苇简直让我惊呼：啊，你也在这里！这些与狼尾草同属“烂贱”之列的植物，逐水而生而壮而茂，矮的及膝，高的过人，一色浅米，仿佛天生素净的它，只安心给各色鲜亮之物打底作衬。

这些喜欢扎根水边、湿地的草，不争不抢却乐观皮实，沾一点水汽就能开疆拓土，乐呵呵搭建起自己的“森林”小王国。人不理会它，它却予人诸多福泽：古人拿它做扫帚、编席、织帘；今人以它入药、造纸、造生物制剂、造工艺品。一旦有了规模，它们就能调节气候、涵养水源，成为鸟类栖息觅食、恋爱繁殖的伊甸园。

有别于狼尾草的拙朴平实，芦苇还有一个婉约之名：蒹葭。

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……”

爱而不得，思之朝暮。冷寂与落寞，期冀与执着，尽在由蒹葭与伊人组合而生的朦胧意象中。无独有偶，法国数学家、哲学家帕斯卡尔说过：人是一枝有思想的芦苇。何以将形而上的“思想”与形而下的草本相提并论？

想来，于宇宙洪荒中，人不过卑微如苇草。而一旦有思想便有了尊严，有了于天地苍茫中尽情放歌的旷达，有了击穿雷电霜雪超越悲喜苦痛的强韧。

这是属于一株草的尊严。也是所有生命应有的尊严。

一座血性的岛

岛在水中。长空朗净。层云无声，与大江一齐涌向历史般幽深的天际。

如果说巴人传说令这片土地有了些许神秘幽邃的意味，那么几十年前一群爷们则以金戈铁马之势，给这里涂上了浓重的悲壮色彩。

首先得说到近代四川历史上一个风云人物：刘湘。这个集“民国军阀”与“抗日英雄”标签于一体的传奇人物，因曾与广阳岛的交集而留名于重庆史册。

20世纪20年代，“四川王”刘湘决意拥有自己的空中力量，他下令在扼守长江要冲的广阳岛修建军用机场。肩挑背扛、锤石铺路，一万多民工死伤数百的代价，换得了占地200亩的简易机场。

1930年2月11日，重庆历史上首架飞机从这里直冲云天。军阀的胜利，必以庶民的血泪为代价。不知那天阴晴，但能肯定的是，一浪一浪欢呼

声中，这个眼窝深凹、眼神不怒而威的男人必定笑得春风得意吧。

他一生为地盘与别系军阀杀伐争斗，最终在四川一统江山，与以“中央化”手段步步紧逼威胁其势力的蒋介石由相互力挺到渐如火水。如果缠斗蔓延，后世关于他的评说，或许不过尔尔。

然世事变幻。“七七事变”爆发，刘湘力主抗战并抱病亲率川军奔赴前线，坚拒部下“留守后方指挥”的劝说，直至不久后病逝于汉口，卒年50岁，留下“抗战到底，始终不渝，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，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”的遗嘱。刘湘身后，获国民政府追授陆军一级上将并颁令准予国葬，蒋介石题匾“飒爽犹存”。

刘湘一生运筹深算，但生前恐未能预见，当初为稳固统治修建的拥有多架双翼军机的机场，后成为与入侵者殊死博弈的战场。他也一定未能预见，成立于广阳岛机场的第21军航空司令部以及航空学校培养的20余名学员，会在重庆保卫战中立下赫赫战功。

如果说曾出任航校校长的刘湘算涉足政界的一介武夫，那么毕业于上海吴淞商船学校、北京航空学校的航校教育长蒋逵则是我国稀有的海空双栖人才。这个出身于巴县的俊朗男人一生也堪称传奇，他担任21军航空司令兼飞行教官，直接驾机试飞成功成为“蜀天雄鹰”第一人。与刘湘不同的是，蒋逵在国民政府、新中国政府均出任过职务，终以90岁高龄安然辞世。

重庆曾遭遇日机数年无差别轰炸。作为大轰炸重要目标之一，广阳岛饱经战火洗礼。中国空军王牌驱逐机大队第四大队进驻广阳岛后不久，一次次看不见鲜血的惨烈厮杀在这片上空发生。无论飞机数量和杀伤力都远逊于日方的中国空军，以必死之志迎战驾驶零式新型战机的强悍入侵者，以风华之年血肉之躯护卫重庆，直至为国尽忠。

梁添成便是其中之一。抗战爆发后，原籍福建的印尼华侨梁添成没有选择偏安一隅，而是回国报考了笕桥中央航空学校，后成为空军第四大队第22队飞行员，在河南、山东、重庆等地空战中屡建战功。1939年6月11日，27架日机再犯重庆，时任空军第四大队第23队分队长的梁添成从广阳岛机场升空迎敌，追至涪陵上空时遭遇多架日机围攻，年仅26岁的他血洒长空。其时，其妻有孕三个月……

半个多世纪弹指，从军用机场到国营农场，到市体训基地，广阳岛历经兴盛与沉寂，建设与痛创，几番沉浮，它终得护卫守住了这长江中心一抹绿。而今，持续护山、理水、营林、疏田、清湖之后，白鹭回来了，野鸭回来了，又见绿树成荫，蝶飞蜂舞。更欣慰的是，岛上的抗战军事遗址基本保存完好，机场跑道、营房、炮台、碉堡……依旧如卫士般肃立守望。

黄葛树依旧青葱，枝干劲虬如巨伞伸向空中，倔强地张开，再张开，似要竭力给脚下一排排营房以尽可能多的护佑。

营房墙上有一幅黑白照片——当年的第四大队合影。30多人一色飞行服，个个英姿挺拔。年月久远，照片略显模糊，但年轻的脸庞与勇毅的眼神清晰如昨。梁添成当在其中吧，不知哪位是他？其实都可能是他。他们都是梁添成。

缓缓步出营房。近处绿意婆娑，远方群山连绵，广阳镇红红白白的房屋于苍幽间时隐时现。恰有一架银鹰划过上空，无声地融入苍茫远方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从清代地契中探寻“巴字园”

□黄玉才

民以食为天，土地是国人赖以生存的命脉和根基，是农民的“命根子”。地契是古代土地房屋交易的证明文书和凭证，是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，地契关系民生大事，涉及千家万户，真实地反映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土地所有权制度、土地权属变更及对土地的管理制度，是社会、经济、政治、文化发展状况的体现。

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，组织编纂《重庆市志·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志》时，在重庆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收集到3份有代表性的清代地契（完税红契），原件现收藏于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档案馆，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。这3份地契保存完整，字迹清晰，多枚官印验讫，十分珍贵。

清乾隆五十一年（1786年）巴县城内巴字园房地产买卖契约，盖有“巴县之印”十余枚官府印章，买卖双方、中证人、代笔人、族戚、邻坊见证人等达50余人。契约代笔人张嘉言书写的文书，墨迹具有清代“馆阁体”整齐工整特点，是地契民间书法的代表，书法水平远超其他幼拙平淡、重契约内容的民间写手。

契约所涉及的“巴字园”“南华宫”，均为重庆市著名的

历史文化遗迹，久负盛名。巴字园初建于明代，坐落于渝中区道门口至望龙门之间的“洪学巷”。明代巴县户部侍郎倪斯蕙所建别墅。他是明万历进士，官至湖北蒲圻县知县，后升太常寺少卿。36岁辞官回渝，在巴县县学文庙附近，置地建“巴字园”别墅隐居。瓦房数间，梅竹掩映，花木扶疏，长江如带，蜿蜒如“巴”字，绕城东去，嘉陵江水，碧水映城，白鹤起舞。推窗远眺，涂岭群峰，山岚凝翠，觉林禅寺，梵音袅袅，龙门皓月，字水宵灯，巴江美景，尽归眼底。倪斯蕙诗如泉涌，感慨万千，挥毫写下两副楹联：“窗临巴水真成字，家对龙门好著书。欲透江光堆石瘦，恐遮山色放墙低。”

他还为别墅书题“巴字园”三字。后园毁废，仅留“巴字园”地名，原址修建广东会馆“南华宫”，清乾隆五十一年地契，记录了南华宫购买巴字园的土地房屋交易历史。

从该契约中可看出当时的“巴字园”还有不少建筑，后来扩建为“湖广会馆”建筑群，南华宫是广东客家人修建的会馆，深藏其中……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